



桐廬迎新霞

曹建章

橱窗迎彩霞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6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7 $\frac{1}{2}$ 插页2

1978年6月北京第1版

197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632 定价1.05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商业战线的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以东北某县城一个基层商店的“一打三反”运动为背景，描绘了商业战线广大职工坚决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和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风格。作品题材新颖，生活面比较广阔，比较生动地塑造了几个商业工作者的形象，读起来亲切感人。

第一章

齐平和张艳君的婚事，虽然没有谈成，可也没有告吹，这是因为在他们中间，插进了一桩使双方都很为难的事情。

张艳君今年二十六岁，是晓城县红光商店的营业员，几年前她又担任了服装鞋帽组的组长，业务活动当然要比别人多一点儿。齐平比她小三岁，是商店的统计员兼现金出纳员。虽然两个人一天短不了见面儿，但是要想凑到一块儿谈谈心，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这些日子，白天业务繁忙，晚间又总是学习、开会，好容易盼到了今天这个周末，下班前张艳君就跟齐平约好了，晚间七点半钟，在她的邻居齐得位的书房里会面，打算把扯着他们两个人心肠的那桩事儿，谈个明白。

张艳君的家，就在齐得位后院的西厢房。齐得位是齐平的堂伯父，这门婚事，又是齐平的伯母王三媛给说的媒，当然两个青年人在没结婚之前，齐得位两口子是有理由管他们的。

事出有因。原来齐得位两口子知道张艳君生活富裕，就撺掇齐平出力，张艳君出钱，在结婚以前，盖上三间砖瓦房。而张艳君却另有想法，没有感到盖房是他们紧关急要的事情。可是齐得位在红光商店里是党支部委员、业务组长，又处处以关心自己爱护自己的保护人自居，所以张艳君对出钱盖房子

的事，既不好推脱出去，又不愿马上答应下来，她心里充满着无穷的忧虑和顾忌。

在齐得位的书房里，张艳君独自一人坐在一张皮面沙发上，手里托着一本大画报，焦急地一页一页往下翻着。当她翻到一个文艺团体演出的画页时，象是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她的兴趣，手指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她发现，一个女演员的衣着，同她身上穿的一模一样。她喜滋滋地放下画报站起身来，走到米黄色大立柜上的穿衣镜前。她对着镜子，扯了扯身上穿的那件沙蓝色弹力呢西装，拉了拉露出领口的芥茉黄色的羊毛衫，又看到镜子里那张俊秀的脸上，扬起一双又黑又细又弯弯的眉毛，随即把身后的长辫子拉到胸前，摆出一副表演女声独唱的架式，自我欣慰地抿嘴笑起来。

张艳君自我欣赏了一阵之后，又想起今晚的约会。看看手表，时间早过了七点半，不知齐平为什么还不来，她无事可干，只好又坐到原处，端详起这间别致而寂静的书房来。

这是一个布置得井然有序的书房。一排三个一人高的大书架子，摆满了烫金的马列主义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精装本；另有一些商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还有什么大部头的《企业会计学》、《商品统计学》、《新知识辞典》之类的书；在一个大写字台上，堆着几本《红旗》杂志，台历正翻到今天的日子，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号。

靠北墙放着一张单人床，上头铺着一床米黄色的毛毯；在东墙根大立柜的旁边，挂着齐得位十年前当选先进工作者得的大奖状，镶奖状的镜框后头，夹着一个大纸卷；奖状的旁边挂着两个很讲究的条幅，上头写着工整的隶书；

勤学习继续革命，
多实践勇往直前。

写字台的旁边，放着两把单人皮面茶色的简易沙发；靠南墙的大玻璃窗子底下，摆着两只涂蓝漆皮铝管折迭式的塑料面椅子。

张艳君对这个书房并不陌生，她已经和比她小三岁的齐平，在这里谈了三次心了。此刻，她心里暗想：这叫什么事儿？为什么不守信用？你还有什么可拿一把的吗？张艳君又看看手表，差两分钟就是八点了，她气得脸红心跳，刚要推门往外走，只听外间房门一响，齐平怀里抱着个篮球，急冲冲地闯进来。张艳君白了齐平一眼说：

“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你一个人在外头玩的可挺开心哪。”

齐平把篮球放在写字台上，又把搭在肩上的的确良卡上衣搭在沙发背靠上，一下子把张艳君按到沙发里，忙着陪笑说：

“咱俩的事儿总是私事儿，打球是集体的事嘛。不能一口吃上一块热豆腐，我比你更着急哪。”说着话儿，齐平就从齐得位的大奖状后头，拿过那个大纸卷，兴致勃勃地往写字台上一铺，又拉住张艳君的胳膊说，“看看吧，这是我们不久的新居，是我伯父求人给设计的。你这个未来的家庭主妇，可以提提修改意见嘛。”

张艳君伸过头来一看，原来是两张建房图纸，一张是三间房的立体图，一张是室内的平面图，图纸制的倒是很细致。

室内是一趟走廊，既有客厅又有卧室，既有仓房又有饭厅，火道、暖墙、锅灶、土暖气俱全。窗户宽大，采光合理，地板天窗应有尽有，好一个舒适安逸的住处。齐平指指这儿，量量那儿，瞪起眼睛瞧着张艳君的脸色说：

“你喜欢不？反正我是向往着它。”

张艳君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

“倒是挺理想的。现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我看盖这玩艺不是时候。再说，你有两间公产房住着，根本就不影响结婚。”

“斗、批、改？别听那一套。我是下决心盖啦，这些日子，我连做梦都想着这件事呢。”齐平说到这儿，就哗哗地把图纸卷起放到原处，然后又说，“今天我要跟你谈的，就是盖房子的事儿，我就要你说句真心话，你什么时候拿钱？”

两个人面对面地坐下来，张艳君忽然发现，齐平身上穿的那件腈纶绒衣，胸前缝的那个黄布剪成的“10”号，已经开了线，便起身到齐得位的卧室里取来针线，一边细心地给齐平缝着，一边低声说道：

“小齐，我问你，你是爱我这个人哪，还是爱的是三间房？”

齐平拉起张艳君拖在地下的辫子，冒冒失失地说：

“当然爱的人，可是眼前我更爱那张图纸上头画的房子。”

张艳君抬起头来又白了齐平一眼，伸嘴把贴在齐平胸前的线头咬断，然后长出了一口气说：

“我对你有个要求……”

“说嘛。”

“你是烈士的子弟，你别总是天也不怕，地也不怕的，别人

不敢说的话，你敢说……这样狂妄下去可不好。”张艳君说到这儿，默默地低下头去。

齐平站起身来，把搭在沙发靠背上的上衣穿起来，冷笑了一声说：

“咱俩的脾气是不大一样，你整天多忧多虑的，谁知道你心里存着些个什么？”

“你看着了什么就说呗，你不是心直口快的人吗？”张艳君猛然站起来把辫子往后一甩，等着齐平的话。齐平眨了眨眼睛爽快地说：

“除了刚提的那一条而外，我看你还有讲吃讲穿，有点爱美的毛病。你完全可以把吃穿的钱节约一部分，先往盖房子上投点资嘛；穿上件好衣服，能美上天？”

谁知道，这一句话刺痛了张艳君的心，她猛然往前走了一步，把写字台上头的篮球一推，只听“嘭”的一声响，篮球掉到地板上，又一气滚到南墙根儿，接着张艳君便撅嘴胖腮地往外走。齐平忙伸手一把拉住张艳君的手，把她按到沙发里说：

“别生气呀，好好谈谈嘛。”

张艳君被齐平几句话说得消了气。接着，两个人又情投意合地谈起来。

齐平这个人，张艳君并没有说错，他自己觉得是个自来红的人物。他爸爸齐得勋，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烈士，堂伯父齐得位又是个共产党员，如今还是红光商店领导班子成员；齐平从小就是吃着贫下中农的奶水长大的，加上他的性格直爽，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齐平自己心里常想：我肉皮是白的，血是红的，脚板正当，头脑清醒，家史光荣，

亲戚靠得住，工作岗位又遂心，我一没的愁，二没的怕，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谁管得着？

在齐平的理想当中，有两条重要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一个是靠他伯父的帮助，培养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个便借助张艳君的财力，快把三间房盖上。这两个愿望要是一变成事实，再有张艳君这个漂亮媳妇，那就要多顺心有多顺心了。然后工作上加上把子劲儿，红光商店的接班人当然会临到自己的头上，不管比什么条件，他觉得红光商店的男青年比过他的是不太多的，齐得位和商业局局长季林会给他排到第一号的。

张艳君这个人，齐平也没有说错。讲吃讲穿，这正是她与别的女营业员的鲜明区别。她的母亲汤水仙，在国营大众旅社里当临时工，两口人都有收入，所以经济条件充裕。张艳君喜欢齐平单纯聪明，喜欢他的政治条件好，更喜欢齐平家里无老无少，她认为找这样的爱人，不用负担一些额外的义务。可是张艳君对齐平盖房子的事儿，并不是热心的。她年岁比齐平大，想的比齐平多。她认为先盖房子后结婚，一来显得花钱过冲，二来怕齐平到了房上加瓦，门上镶玻璃的时候，他的心一变，来个翻脸不认人，所以，齐平说她多忧多虑，也并非没有根据。

此刻，齐平和张艳君又谈了一阵子个人的志向，又把话扯到盖房子的事上来。齐平恳求着说：

“艳君，你先拿出五百元钱，把地基打上得了。”

“这事我还得跟我妈商量一下。你忙什么呀，天还冷着呢，等一化了冻，我就答应你还不行？”张艳君说到这儿，甜蜜地笑了笑，站起身来就要往家走。

就在这个时候，齐得位手里端着个茶杯，一脚迈进了书房，他兴高采烈地说：

“还谈哪？快休息去吧，明个早晨六点钟，咱们一块去火车站送季林局长，他决定又去大连老虎滩养病啦。”

“真的吗？”张艳君半信半疑地问道。

齐得位笑逐颜开地说：

“我刚从季林那儿回来。我再宣布一个好消息……”齐得位把手中的茶杯放在桌子上，把身上那件褪了色的灰毛料子上衣的纽扣解开，双手叉腰，闪动着黑眼睛，咧着和善的嘴，神情开朗地告诉这两个青年，说季林临去养病之前，亲自决定红光商店的副主任柳元明，带领张艳君跟另外一个男营业员李影，后天起身到哈尔滨去参观学习，店里的先让他齐得位来主持。齐得位又说，季林这次去老虎滩养病，最少要三、四个月才能回来，柳元明再去逛哈尔滨，这一两个月的工作担子可够他齐得位挑的。接着，齐得位又笑盈盈地说：

“艳君哪，你可得把参观的事挂在心上，全商店二百多个职工，就是你跟李影被选中了，齐平要是不盖房子，他也得去。学了好经验回来，可得对文化大革命做出点贡献哪。”

齐平对季林局长去养病的事，并没有搁在心上，对商业局组织人出去参观，把张艳君也带了去，心里很不痛快，于是他皱了皱眉头，冒冒失失地说：

“季林这个人……你去你的第二故乡歇着去得了，谁去哈尔滨参观，还用得着你操这份心，真是没活干了。”

“季林是个很理想的领导嘛，可不要背地议论人家。我看时候不早了，明天早晨我去县革委办公室弄部小吉普车来，咱

们三个人一起上车站送行吧。”齐得位说到这儿，又端起茶杯，转回卧室休息去了。

本来齐平是跟张艳君谈盖房子的事儿，又听说张艳君后天也要离开晓城县，觉得今天晚上的谈心又是白费了。他一时心不顺，把脸一板，冲着张艳君说道：

“不知道什么年月能把你盼回来呀。”

张艳君顺手从衣兜里取出一张二寸的照片，递给了齐平，她又很腼腆地说：

“你要是真想我的话，就看看照片吧。”

齐平端详了一阵子照片上张艳君那副笑微微的模样儿，就把照片夹在他的蓝色塑料钱包里，他心里暗想：我要的是钱，你光给了我一张照片，就能把房子盖上吗？我早就住够了我那两间公产房，我要建立一间我伯父这样的书房和卧室。

站在他身旁的张艳君，似乎是看透了齐平的心，她心里也是不住地想：要钱？我得看看斗、批、改的形势，我可不能拿着钱去打水漂漂，溅自己一身脏水。

这两个人，一个是等钱盖房子心切，一个是观察斗争形势心切，他们这些心情，只有齐得位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儿。

白天的蒙蒙细雨，夜晚变成了大片的雪花儿。

天刚亮，一推开房门便冷眼看见门外的小杨树上，挂着一串串亮晶晶的树挂，真象是满树银花，再往远处高大榆树上看去，那一堆皎白的树挂，又活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样严峻。

大地上是一片白皑皑的积雪。

早晨，季林打好了行装，走到自己的四合院里，看了一眼绮丽的树挂，心里闷闷地想：没想到刚要起程，就碰上这么一个坏天气。

季林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县商业局人事股长提为局长的，今年刚满四十一岁。他的个头挺高，身板也挺魁梧的，肥胖的体形，细嫩的皮肤，黑亮的头发梳得很讲究，从眼神看上去，精力是充沛的，外表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病，实际上他心率跳动过快，手脚时常麻木，一激动起来，心总是怏怏跳个没完。

季林从院子里折回屋来，刚要叫起孩子为他拎旅行袋，没想到这个时候，大门外传来一阵急促地汽车喇叭声，接着便是齐得位领着齐平、张艳君进了屋子。只见齐得位手里还拿着一个长方形的纸包，季林心里疑惑，问道：

“老齐呀，你这是拿的什么东西呀？”

齐得位含笑不语，将手中的纸包打开，送到季林眼前。

季林接过一看，原来是十瓶蜂王浆片剂，季林惊奇地问道：

“这是干什么？”

“到老虎滩去吃呗。听说你要走，实在是没有什么可送的啦……”齐得位自己拉过一张藤条椅子，坐了下来。季林听他这么一说，又重新看了一眼齐得位，他觉得齐得位在他的面前，总是这样的无拘无束，还是和二十年前他们在一块儿工作那样，亲亲热热的不分你我。

齐得位约摸有四十六、七岁的样子，冷丁一看顶多有四十岁，他不高不矮的个头，不胖不瘦的身材，挺白的脸上，生着稀稀拉拉的雀斑，一对机灵的眼睛闪着明快的光亮，一张薄

片子嘴里镶着两颗金牙，谁都说他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商业工作者。他身上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毛料子服，细嫩的手脖子上套着一只蓝瓦瓦的进口手表。

季林看了一眼齐得位，又把那个纸盒子盖好，笑微微地推给齐得位说：

“旧社会当官的有那么一句俗话，叫做‘千里做官只为财’。我们是老同事，千万别搞这一套啊，快拿回去给嫂子用吧。”

齐得位并没有理会季林这些话，把季林脚下那个旅行袋的拉锁拉开，把蜂王浆片放到旅行袋里，笑嘻嘻地说道：

“我可不是给你送什么礼物来了，这是药品，有拿药当礼送的吗？反正是福利基金出的钱。”

“那也不行，一来我用不着这种药，二来大连什么也不缺。等我缺什么药的话，就给你来信吧，啊，哈哈……”季林哈下腰拉开旅行袋的拉锁。

那齐得位一眼看见旅行袋子里还放着一个大黑珠算盘子，忙着喊了起来：

“你还没有忘带着算盘哪？”

“手指头麻木，练练算盘活活血嘛。哈哈……”季林笑着笑着，停来说，“可别忘了，我的算盘技术是跟你学的哪。”

齐得位得意地望了望身后的齐平、张艳君，站起身来，伸手一下关住大旅行袋子的拉锁，把手一扬说：

“上车！”

四个人乘着一辆北京牌吉普车，不到十分钟就赶到了火车站。这时候检票口已经开始检票了。季林把齐得位拉到一

旁，低声向齐得位说：

“我还忘了告诉你一件大事儿。商业局党委决定提你当商店副主任啦，还决定把食品采购批发站的汪欣派到你们那儿当支部书记。往后你要多抓一下斗、批、改，要多给职工辅导些理论课，比方说，我们要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得从理论上给大家讲明白。你就是缺少点这个，懂吗？”

“我懂，我懂。”齐得位一时兴奋起来了，他从心里感激局长对他的关怀，他心里暗想：季林真有两下子，他在临走以前，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的。他看了一眼候车室里的大挂表，又急切地说，“汪欣这个人，怕是不大好处啊。”

“谁说不是呢？为派他到你们商店去，我和其他党委成员闹了个半红脸儿，特别是副局长周义成……就这么的吧，有事你就给我写信，有急事就拍加急电报吧。”

齐得位连连点着头，刚想问一问季林，为什么非要派汪欣来红光商店不可，这时候齐平站在检票口，扯着嗓门喊道：

“季局长，快检票吧。”

“好，这就来。”季林从齐平手中接过旅行袋，又向张艳君打个招呼，“小张啊，到了哈尔滨可得多学点本事啊；我盼望着今年国庆节，能喝上你们的喜酒哪，哈哈……”季林的后半句话，几乎是在检票口的外头说的。

张艳君听季林这么一喊，脸色唰的一下子变红了。

季林走了以后，县商业局的工作是由副局长周义成来主持的。

周义成是个快进五十的人啦，冷眼看去，一下子就能看出

来，他是一个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他脸上长着一双浓重的黑眉，一对闪着犀利目光的大眼睛，一脸黑胡茬子从左耳根连到右耳根子，头上戴着一顶深蓝色的锦纶解放帽，使他显得格外地庄重，可是他一笑起来的时候，就会从那堆象刷子一样的黑胡子里头，露出满口整齐的白牙来，又使人们觉得格外的亲切近人。

文化大革命以前，周义成是县商业局的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他主动检查错误，并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在群众的要求下，算是把他结合了，当了个副局长，季林当了一把手。但是，由于周义成的年岁，和他主持工作的干练程度，凭着那股子实实在在的精神头儿，人们仍管他叫老局长。

前些日子在一次商业局党委的会议上，因为配备红光商店领导班子问题，季林和周义成发生了分歧。当时季林主张从柳元明和齐得位这两个人中，选择一人担任党支部书记，有的党委成员说柳元明抓工作总象水缸里的葫芦瓢一样，沉不下去，有的党委成员说这几年齐得位在政治上象个气象站的风向计，什么风硬就跟什么风转。议论的结果，都不同意这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个人担任党支部书记。周义成在会上提出一个新建议，他提议把食品采购批发站的党支部书记汪欣，派到红光去当一把手，季林说汪欣好激动，怕他团结不好柳元明；周义成说汪欣是有些个好激动的弱点，但是那不是本质问题，结果局长和副局长在汪欣的问题上，闹了个半红脸儿。最后党委会决议，派汪欣到红光商店当支部书记，柳元明仍然是副主任，齐得位提为副主任。

季林的个人意见也只好服从集体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候，

医生要求他去大连老虎滩养病。

季林走后十几天，周义成接到了县委组织部关于任免干部的文件，同意商业局党委的意见，把汪欣派到红光商店担任党支部书记，也同意柳元明任支部副书记兼副主任，但文件上连齐得位的名字都没有提，不用问，报请齐得位为副主任的事告吹了。

周义成急着找汪欣谈话，要汪欣快点到职，可是食品采购批发站的人告诉他，汪欣在下河公社食品收购站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试点呢，可能在一两天就回来。周义成心想：“反正我也要沿河大队去蹲点，不如到乡下去找他。”

吃过了午饭，周义成搭乘一辆运农副产品的汽车，直奔城东的沿河大队。汽车急速地飞驰着，快到分水河大铁桥那儿，周义成忽然发现对面开过来一辆运活猪的汽车，汽车顶上坐着一个人，看身影好象是汪欣，周义成忙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把手一摆，两辆汽车离着五、六米远，头对头停住了。汽车顶上坐着的那个人一回身，老局长一看果然是汪欣，便兴冲冲地喊道：

“汪欣啊，你给我下车！”

汪欣一翻身，嗖的一下子从汽车上跳了下来。周义成也走出驾驶室，向两位司机摆摆手说：

“谢谢你们，我们俩在这儿谈点工作。”

两辆汽车都响了一声车喇叭，朝各自的方向开走了。周义成亲切地拉住汪欣的手，笑盈盈地看了他一阵子。汪欣爽朗地笑着说：

“怎么，老局长，你不认识我啦？”

“八、九天没见到你的面儿，你可有点黑了。”周义成把汪欣拉到一棵大榆树底下，一边卷着烟，一边不住闲地打量着汪欣。

三十四岁的汪欣，全身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对庄严、机智的眼睛总是闪着沉着、和悦的光芒，一张稍长的脸膛，涂着一层久经劳动的透紫的本色。

今天汪欣仍然是穿着一身褪了颜色的旧军装，右肩头上还缝了一块新草绿色棉布的补丁，这是他在乡下收购生猪的时候磨破了补的。

周义成眼睛看着汪欣，他心里头忽然想起一段和汪欣头一次谈工作的经历来。一九六三年，汪欣才二十六岁，那时候是一个工程兵部队的连长，转业到地方上来，组织上分配他到商业局里担任秘书股长，周义成跟他说得磨破了嘴，可是汪欣说什么也不愿干，他三番五次找到周义成家里去磨道，一心要到商业的第一线去。无奈，周义成只好跟县委组织部商量，把他派到食品采购批发站当支部书记。汪欣去那里工作非常出色，后来商业局党委总结了他八年的工作，树立为艰苦朴素，扎根基层，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人物。

周义成点燃起一支卷烟，把党派他到红光商店去的决定告诉了他。汪欣呵呵笑着说：

“你净往我的肩膀子上头加份量，那是二百来号人的大商店，我可是抓不好啊。”

“抓不好？看你是怎么抓法呗。”周义成笑眯眯地吐了一口烟雾又说，“首先，不要忘了党的基本路线！现在的新课题是，工业要大干，农业也要大干，商业工作怎么干？商业工作